

集部

晦庵集卷八十九

宋 朱子 撰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祕閣修撰荆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於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使君杓護其柩以歸葬於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

今不可以不銘熹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然又不得盡其所為

而中道以没不有考焉以垂於世吾恐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㨿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於共學輩流偶獨後死矧定叟之所以見屬者又如此其何以辭顧以疾病之不間後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叙之曰公諱栻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頴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

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為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是時天子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敵克復神州為已任忠獻公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敵和敵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勑諸將毋得以兵向敵時忠獻公已即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葬事即拜疏言吾與敵人乃不共戴天之讐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

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覆國而召冦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纎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歳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

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答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

之地當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還宰相又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敵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

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又對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昧陋畏怯又

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其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决機之日上為悚聽改容稱善至於再三公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敵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為嘆息襃諭以為前未始聞

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蓂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讐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為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討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

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益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益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

可誣也始公出幕府即罹外艱屏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郴桂間聲揺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朝為上極言公學行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太重為請得蠲是歲半輸召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而實但盡奪州郡財賦以惑上聽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不可

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為今但
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今日州郡財賦
大抵刼刼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為
名色而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謂公曰論此事者
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
病吾民也旋閲其實果如公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
司員外郎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説曰治
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毋念稼穡之勞

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既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事也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公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

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説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説前命於是中外讙譁而説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舊職知静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絶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

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州不能盡運而漕司又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為專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為事既得其所以然者則為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臺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為諸倉買鹽之本一以為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輙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饋餉者仍坐贓論詔皆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遼夐

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讎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又乏糧賜死亡輙不復補鄉落保伍亦名存而實廢邕管斗入羣蠻中最為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為藩蔽而部選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公知其弊則又為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以為効用合親兵摧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悉禁他役視諸州猶有不足於糧賜若凡戈甲之費者更斥漕司鹽本羡錢以佐之申

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鄰愛惜人命為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輒相虜掠讎殺生事而它所以立恩信謹關防示形制者亦無不備於是境內正清方外柔服幕府無南鄉之慮矣朝廷買馬橫山歳久獘積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公究其利病得凡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瀕江有買船之擾

綱馬在道則緣道有執牵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
重為鄰伍之患是皆無益於馬而有害於人首奏革之
其他如給納等量支券之姦以至官校叅司名次之弊
皆有以究其根穴而事為之防由是諸蠻感悅争以其
善馬來歳額率常先期以辦而馬無滞留人知愛惜遂
無復死道路者上聞公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
承事郎進直寳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
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州縣不

以為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公又益為條教喻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其餘禁令方略大率如廣西時於是一路肅清善良始有安居之樂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中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民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公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

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公令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按驗而加賞罰焉其後團教則又面加慰諭勉以忠義而教以敦睦首領有捕盜者為奏補官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會有獻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公慮惑民聽且致流亡亟取丁籍閱之命一戶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為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

它悉無有所與且為奏言所以不可盡取之故闔境賴馬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刀弩手益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中廢復修議者多不以為便詔與諸司平處列上公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詔皆施行人亦便之並淮姦民出塞為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北人在黨中公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則疆埸之事不宜使數負吾曲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

曰南朝於是為有人矣信陽守劉大辯者婺州人也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一郡汹汹公為遣吏平章乃定及是聞北人逐盜有近淮者則又虛驚夜棄城郭盡室南走數十里軍民復大擾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辯請以見户荒田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復奏曰陛下幸哀邊民前詔占田已懇者不復通檢其未懇者二年不懇乃收為營田德至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辯不務奉承宣布反設詐諼虧國大信以

濟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虚奏且十倍請并下前奏論罪如法章累上大辯猶得易它郡以去葢方是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為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絶訃聞上亦深為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葢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

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絶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

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猶慮其未徧也則又刻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娶之法風土習俗之獘亦列其事以為戒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為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為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為移諸路俾執拘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

神老佛之説所至必屏絶之蓋所毁淫祠前後以闕而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説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説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

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之州里世系已見於忠獻公之碑此不著其配曰宇文氏朝散大夫師中之女事舅姑以孝聞佐君子無違德封安人前卒子焯承奉郎亦蚤世二女長適五峯先生之子胡大時次未行而卒孫某某尚幼後數年胡氏女與某亦皆夭嗚呼敬夫已矣吾尚忍銘吾友也哉銘曰

闢尹之忠文子之清匪欲之徇而仁弗稱孰的孰張以
詔後學公乘厥機如寐斯覺自時厥後動罔弗欽孝承
考志忠格天心唯孝唯忠惟一其義惟命有嚴豈曰為
利羣邪肆誕公避而歸兩鎮餘功以德為威帝曰懐哉
汝忠而實姑託外庸來輔來拂上天甚神曷臨而遺彼
頑弗天此哲而萎往昔茫茫來今不盡求仁得仁公則
奚恨

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紹興之初天子痛念宗社阽危之辱久而未報寤寐俊傑以圖事功既得趙忠簡公張忠獻公而相之又俾兩公博求天下之英材以備官使於是忠賢畢集讜言日進國以大競仇敵讋焉其後兩公相繼去位秦檜遂以講和誤國脅主擅權一時諸賢率以異議擯逐二十年間堙阨淪謝其幸及檜死復見收用者什不二三然亦往往遲暮奄忽而不及究其所為矣嗚呼此豈獨士之不幸也哉若故直秘閣范公則其一人已公諱如圭字

伯達建州建陽縣人曾大父履謙大父補之皆隱德不仕父舜舉始登進士第官從事郎以卒其學行志業延平楊文靖公實銘之以公故贈左朝議大夫母胡氏葉氏皆封恭人公生數歲遭母喪哀毁如成人未冠而孤奉繼母尤謹撫弟妹曲盡恩意有人所難能者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學鄉舉屢試皆第一對策廷中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張公時為考官讀而異之第以為選首而同列有病其言

者抑寘乙科授左從事郎武安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時敵騎已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修開口論議皆切當世之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除秘書省正字攺宣義郎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和議金使

鼎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曰秘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敵而可使其居之乎趙公竦聽即為改館既而使至悖傲所議多不可從者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之既具草而駭愫引郤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柰何一旦為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而公所議奏草卒與史官六人者上之未幾金

歸河南以嘗我櫓方自以為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為者乃因論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上諗然曰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於是櫓以公不先白已也益怒公亦以先墓久寄荆門中更變亂乃謁告奉柩歸葬故鄉飯蔬帶經往返數千里既窆即以病告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三請杜門讀書不與人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

南府事荆南戶口舊數十萬寇亂荒餘無復人迹朝廷為蠲口賦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而議者希檜意遽謂流民寖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日下書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檜晚節悖亂喜怒不可測為戶部者又其姻黨凶焰赫然帥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責公持不可曰吾寧被譴此不忍為也無何孫去公言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蠲之時檜已死公所與

同時去國者多召用公亦被命入對上猶記公前議勞
問久之公因進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
為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絶人理請舉
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上善
其言時陳文恭公知政事亦欲留公朝著而同列有以
檜黨㬥起秉事者忌公前輩不肯媚事已乃以直秘閣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岀之公辭行復奏言今日屯
田之法歳之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廪食如故使

力穡者絶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是以歴年久用力多而無成功謂宜舉籍荆淮曠土畫為丘井倣古助法酌今之宜别為科條以令政役則農利修武備飭而復古亦有漸矣章下任事者或笑以為迂闊寢不奏公平時所至詢究利病搜訪人材汲汲如嗜慾至江西論奏數事皆一方久遠之利薦臨川宰陳鼎有古循吏之風聞者亦以為當改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復請為祠官以歸時宗藩

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深憂之嘗剟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為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決定大計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因復起公知泉州公辭不得請而行既至舉大體盡下情擇丞史任之郡以大治蠲屬縣負課

久不能償者什三四度其力而寛與之期縣感公誠意
輸將惟謹財用以紓泉地瀕海通商民物繁夥風俗錯
雜而經用常不足人始以公不更治民理財為憂至是
乃大服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前守不敢詰至
奪賈人浮海巨艦其人訴於州於舶司者三年不得直
占役禁兵以百數復盜煑海之利亂産鹽法為民病若
公皆以法義正之則大沮恨密為浸潤以去公遂以中
旨罷公領祠如故邦人涕慕欲相與號訴於朝公禁之

不得行遂卲武僦舍以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孜引接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為寄戒諸子强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以紹興庚辰六月十八卒享年五十有九後兩年今天子遂由青宫受内禪即皇帝位父堯子舜海内大安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知公之嘗有言也近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歴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

之忠精為不可及公為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孝誠
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有集十卷
皆書疏議論之語藏於家所議屯田嘗別草具其施行
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其後張公揔師江淮奏下公家取
其書而張公尋罷亦不果行識者恨之公累官左朝散
郎贈朝議大夫娶葉氏封安人後贈恭人公繼母之弟
右文殿修撰宗諤女也靜淑儉素配公無遺德後五年
卒與公合葬建陽之渭曲村公始嘗欲卜居處也子男

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撫州宜黄縣致仕念徳今為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念兹早卒女二人通直郎利州路提點刑獄折知常從事郎劉玶其壻也始公之葬不及銘既葬諸孤始屬其故賔客魏君挨之狀公行將請文於上饒汪公而刻石以表其隧又未及而汪公薨則公之同時輩流已無復在者矣乃奉其書泣以屬熹熹愚晩出何以及此然惟先人為史官時實常與公連名奏事及罷而歸又與公同日艤舟國門外

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既没公所以憐熹者亦益厚至於親為講畫反復辨告蓋惟恐其迷昧没溺喪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忘哉乃受其書考之而論著其大者如此且系以銘銘曰

嗚呼惟公廣博易良不耀其章不劌其方斤斤其容坦坦其行懇懇其言循循其政剛毅勁切以時發之責有雖强孰能奪之晚殫厥猷遂啓明聖萬世之傳一語而定凡今有慶孰匪公功我銘斯闕以詔無窮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禄大夫黄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召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録事邵武黄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遽興廩無兼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薦饑民死無數况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蠭起信德城守屢危金人

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而公獨
奮然誓死不屈敵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
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敵退乃出則
先降者皆以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
撫摩瘡痍期復安堵未幾以内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資
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
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敵營敵遂以兵威脅城
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縣千百數相顧俛首唯

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葢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亷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熈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於兹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為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

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
至深且逺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
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攜挈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
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逹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歳然後
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汞存寢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
名召以為尚書郎軍器監出為淮南轉運副使俾修農
戰之業以為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禄大夫而夫人
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逢慶恩得賜冠帔累封

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
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
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謂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
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
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
具得光禄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
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閥閱公諱中美字文昭其
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徙邵武遂為郡人焉曽大父

夢臣大父扃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舉進士後贈中奉
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没時
公年甫冠勵志為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
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
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叅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
守正不阿忤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為意親友强起
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隣極邊守武將視法令僚
屬蔑如也公不為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屈焉改

宣德郎知濬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寃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會河決敗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為真定府録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為盜而郡守歡燕敖逸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輒辭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焉其為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必以

誠當官不為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旁郡有疑
獄部刺史多奏以屬公往往得其情樂施予不問識否
人雖貧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
公以俸錢遣其喪女凡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
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使呂公顧浩及
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
娶宛句劉氏贈和議郡夫人蘄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
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甚貧處之自若晚

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没而
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為聞人以
大其家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
家人百口撫之一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
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軌度鄉黨傳以為法
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原夫人葬永城鄉黄溪
保銅青山下相距葢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
俊才丱角巳與薦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

為朝議大夫主管武夷山沖佑觀次永年右儒林郎知
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德郎朱康年保
義郎宋郁修職郎趙舜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之也
孫男十人龜朋儒林郎格鉞南卿範穮勳夏欽鈞皆未
仕而格鉞欽亡矣孫女六人其壻周敦書李厖李徽將
仕郎吳時萬上官珪上官揚曽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
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大闕大聲大韶大受大嚴
大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壻任斗南林杞李价餘

尚幼玄孫男六人公震公升公顯公回公煥公章嗚呼是亦盛矣黄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量哉銘曰

曁曁黄公逢時之危跡隨衆兆思屬眇微之死弗汙以全其歸温温夫人克相其夫又詔其子以成厥家壽考尊榮百歳而徂寳隆之阿黄溪之里東西相望兩闕對起子孫盈前曾玄滿後尚有寵靈不遠來又

旌忠愍節廟碑

紹興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

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
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
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敵騎長驅都城危迫
四面勤王之兵逡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
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鋭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
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
社為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
金人分兵西闚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

愍者獨以孤城遺卒嬰其乘勝猋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金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為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葢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情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為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於感愍葬

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
則行路之人所為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以相地
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為雙廟擬
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
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
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
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
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為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

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侯廟成豢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為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為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

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刼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佩佩鄭公遥遥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閔書吏惰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烝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宫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銘之過

者必下

紹熙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

熹既銘此碑明年祗召造朝道出祠下將往拜焉則貌象未設而他役亦未訖功問其故則曰王侯既去而歲惡民饑兩令尋亦終更而今玉山宰溫國司馬君迈始將終之也君文正公諸孫其大父忠潔公亦以扈從北狩守節不汙没其身宜其有感於二公之事不待州家之命而卒有以成王侯之志也十月壬子以訖事來告

熹以為是亦宜得附書因紀其事使冩刻於碑之左方

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神道碑銘

孝宗皇帝嗣服之初慨念陵廟之讐恥未報中原之版圖未復寤寐俊傑以圖事功而羣臣駑下曽莫有以當上意者葢十餘年乃得金部郎官王公於奏對間意聳然異其言既退又出手札以訪焉俾悉其詞以對公自以孤逺一朝得見人主論天下事便蒙開納而詔墨下詢其勤又如此誠為不世之遇遂極言無所隱上益嘉

歎詔兼崇政講官夜直必召反覆咨訪屢移晷刻大臣忌之啓以為淮東帥上不許曰王某諫官御史材也由是忌者愈側目則使人通慇懃更以美官啖公公不為屈彼計無所施而猜懼益深會公與本曹尚書爭職事乃潛相表裏為巧語以中公使出補郡蓋公自是轉徙於外幾二十年而孝宗念公終始不替數對近臣及公猶有臺諫語比復召還則已迫移御不及對矣以是公訖不得復與朝廷議以没有識為公歎恨而公處之怡

然無幾微見言面其所以言於上者亦未嘗以一字語人雖親子弟莫得聞焉蓋公之為人於此可見其梗概而君臣之際從古所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公世為婺州人八世祖始自義烏之鳳林徙居金華郡城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父以公貴贈中散大夫母賈氏亦贈令人公諱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生七年逢兵亂從父嬰城誓死不暫去其側少長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潘舍人義榮出游見而異之指菴前竹命賦詩公遂

謝一再操筆立成其辛章有顧堅松栢操同保歳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之命刻其語竹上後復以書論為文養氣之法於潘公時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意象和雅蔚然有成人之度潘公益竒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姪與見龜山先生楊公受易論語之説公又自從東萊吕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於是益自刻厲大肆其力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手抄口誦晝夜不息俄遭父喪貧不得窆族姻欲使從俗為火

葬公號泣不食者累日見者感動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終喪家益窮空教學以養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難堪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亦未嘗不依於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間情偽休戚皆習知之其所以動心忍性拂亂增益而進於日新者又非他人所及知也年二十有七乃登進士第調建州崇安尉未行遭母喪哀毁骨立得疾幾殆服除調臨江軍軍學教授江西之俗右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色温氣和言動

有法固已深敬服之及開講席則又告以學為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僧杲有時名竄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争先禮敬至臨江郡守延致俾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召公與俱公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於彼某縱自輕柰辱吾道何守不能强識者韙之再調和州教授軍興官省更授提點坑冶司幹辦公事未赴改潭州南嶽廟葢居閒又七八年生事益落而德學

益進朋儕間有去登要路者視之漠如也尋改京官知
潭州長沙縣事其為政一以仁恕安靜為本而綱目嚴
整守之有常人亦莫得而犯也民以事至廷中降意循
撫辨告諄悉事有難處為之反復計慮深遠不以一旦
決遣快健為巳能而要以民不受獘於數十年之後為
巳安人始而或笑其迂久而後服其存心之厚愛人之
周也里正之役困於科擾故多隱避吏又操先後予奪
之柄以導其爭而又久不為決使必破産而後巳公至

罷諸無名之斂人已欣然就役至有當代則又第其丁産之高下停年之近遠先期下之俾自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無以役訟至常平使者之臺者臺吏病之反白使者下書詰公為亂法狥情者公不為變楚俗尚巫鬼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株神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且欲為亂郡議發兵討之公曰此非所以靖亂也退察召語一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擒其魁桀以送州而散其黨與因撤其廟禁勿復祠民間疾病婚嫁

舊皆決於巫史俗以甚獘而官利其多鬻乳香不之禁
也公復下令毋以香市於巫其為竒衺以惑衆者必罰
無赦俗為少變時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
公以暇日與之遊從容講貫所造益深遠一旦幕府所
下文書有不便於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將引去
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奈何公曰吾之來也固已慮此
而先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計耶敬夫面歎加敬而
事亦竟得寢帥守張安國舍人知公深既剡薦之及移

荆州又奏取以為屬而公已有召命矣入對首論人主不可自用其聰明以失委任之體又論災異之來當恐懼修省以盡應天之實言甚剴切上皆嘉納公復進言辛巳之變天實授我以中原而我無以待之坐失機會今當亟為修德惠民捜羅俊傑屯據要害之計庶幾異日機會復來有以待之因及邊事甚悉上意良悅問卿何以知此公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實上益喜曰卿為縣乃能留意於此耶除知嚴州先

是張敬夫守此邦民安樂之既召還而諸公難其代故特以授公公至一躡其故迹無所更改民又益喜敬夫嘗奏請蠲丁鹽紬絹之稅得免一年至是公又奏曰州土窮瘠唯産蠶桑乃不取其紬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所折又太重是以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僅免其一年不若但令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會歲旱為請於朝得移婺州米五千斛以糴且俾糴於秋成以償公又奏曰郡無良田多水旱有如異日復致饑

饉而後奏請俟報則恐有不及事之悔況郡素少米使糴以償亦非計也願詔有司異時嚴州饑則移婺州之粟如今歲而即以其直歸之則於事為兩得矣詔皆從之公為政大略如長沙時然於權豪則用法無所貸大姓倚勢合黨貪賴民田公數其罪杖之而奪田歸其主凡姦民大駔詐冒侵誣皆下吏案驗悉置之法賞信罰必威令肅然姦凶帖息不敢犯而善良獲安其業邦人畏而愛之至今猶曰安得復如王奉議時也然嚴距行

都寮邇士大夫往來無虛日公莊正自持接遇以禮不以形勢有所低昂以故多不悅者因謂公政過嚴相與騰口以撼公會上饒驕兵讙譟臺臣因露章請移公守信以彈壓之蓋名以材選而實非善意也然公威望素孚驕兵聞風畏讋不敢復為故態公至更為申明紀律而壹以寬惠撫之遂以無事歲復大旱他郡流民就食者衆公先事定計時方仲秋即議發廩以糴或咎其太蚤恐後無以繼公曰此非若所知也救之早則民心安

而流移少且各愛其屋廬生業而無與為亂矧吾已致米二十萬斛矣不患其無以繼也即命揭牓賑糶始自今日以盡來年八月而後已時民間米價已騰踊公命官糶之直財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冒濫之姦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牟大利莫復有閉糴者顧有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强也公又益以金錢致船粟來者舳艫相銜日糶千斛而猶不乏常平司下書俾移五

萬斛於番陽官吏皆言匃予父老亦遮道泣訴公曉之曰彼與若曹皆國家赤子吾食既有餘矣亦何忍視彼之莩死而不之救乎亟具舟輸之番陽賴以濟明年流民欲歸其郡者復予行資以遣之蜀人黄鈞仲秉知名士也聞其事貽書贊美以為富公青社之功不是過以是政譽日聞有旨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七年也公時年已五十餘矣數召對言事上所賜書若曰比閲奏對頗及治道之具而未詳也尚有可裨

政體而宜於今者亟復條奏其眷待之渥一時在廷之士莫得望焉執政曾懷以財利進而前在版曹貸内府緡錢數百萬未有以償一日上以問戶部尚書楊倓倓不知所對退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付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倓大不樂乃密言於上曰王某以學術自負不肯

屑意金穀事而曾懐亦畏公在上左右斥其短又譖公漏洩省中語上始怒詔罷公而臺諫有為公辨明者上復問懐所洩何語懐不能對上悟遂改知饒州待次兩年以例入奏所論縣令宜以三年為任事亦施行當軸或欲留公以自助公遜辭謝去上命更以公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公以楊倓方帥湖北兩路事多相關不欲行乃卒赴番陽番陽久廢不理公私凋獘公到郡為振綱維決滯訟政始有經塞弊源革浮蠹財用有紀郡歲輸

米十二萬斛於建康僦載之資取之民者有常數後多為總所移他處而道里或過倍則其費無所取郡常輟他錢以續之以故郡日益貧而綱運亦有愆期折閱之患至是公力請於朝凡綱運皆無得改撥有不獲已即先期告下俾得預辦其費以行朝廷從之綱運遂得無耗失而郡歲省緡錢六七萬云郡故多盜妖賊酋帥韓政黨衆日盛且為亂公設方略擒捕獲之及將受代淮甸剽賊劉五從惡少五十餘人轉掠入境殺人縱火與

官軍遇輒以九人分三隊以迎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
則合其衆為圓陳外向潰出所殺傷官軍民兵甚衆公
不以當去自弛調兵定計命毋得與賊戰但嚴守津要
而日驅逐之晝夜毋得休息一旦乘其憊盡獲之於是
羣盜震懾其後累年猶相告戒以番陽為不可犯也就
除本路轉運判官時諸郡多賢守而政事之才不能無
短長有訟不決而訴於臺者公為更互委屬而陰喻以
意要使訟者得伸而聽者無所貶一路稱治會歲大旱

奏請出椿積米百萬斛分予諸郡使為賑糶以安民心人以為便而用事者靳之僅得其什一又奏閤畸零夏税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詔旨從之饑民頼焉改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而湖北之旱甚於江東公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至遂得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除兩浙東路提㸃刑獄公事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始至承空乏之後入不支出公念一路之寄獨仰漕司而經費猶不給柰緩急何即為校索源流整飭程度

節冗費檢吏姦要使歲用之餘常有倍積而後已行之有常不徐不疾未幾帑藏日充而民不苦疾後之繼者皆莫能及也閩上四州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為民病後屢改法三郡得少蘇而汀之為郡獨以兵冦之餘田稅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絕遠故抑配刼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為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為鈔引以捄之公獨言

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之害必有甚於鬻鹽者今但盡蠲汀州宿負漕司緡錢若干而下其鹽直斤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留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為緡錢五萬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為悠久之利而法亦不必改也然鈔議既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孝宗猶念公不忘屢欲召用而輔臣以宗屬為嫌竟不果埀

滿乃詔公以直秘閣居故官年餘上更用宰相乃除官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促召入對會孝宗已厭萬幾乃見今壽康皇帝即奏宜體付託之重勿忘未報之讎并及中外輕重大勢上亦褒歎再三始至即發平江通守姦贓累鉅萬畿甸肅然然公於是時已決退休之志未數月即上章丐閑詔進職一等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公從容還家燕閑自適讀書玩理教誘後進德望隱然為東州之重明年紹熙改元七月七日以疾終於居第

之正寢時年六十有九矣階至中奉大夫職直煥章閣爵金華縣男邑戸三百葢公為人沈静篤實簡淡和粹得之天資平居莊默不妄言笑雖在暗室如對大賓其於接物温恭誠信充積有餘而出之謹嚴如有劑量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嘗念親在時貧無以養食飲服用終身不忍有所加歲時祀享輒哀慕如弗勝書史外泊然無所嗜几案間無一長物居官取予問法如何推達賢才不為勢屈其見於施設者大要以聖賢之言為必可

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雖其中所以自守者凜然有不可奪之操至於稱人之善則又色愉神暢如已有之雖剸繁治劇剔蠹鋤姦隨事制變各有條理然仁厚之意惻怛之誠藹然行於其中則又有非一時長於吏治者所能及晚年更練益精涵養益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為諸子誦説前賢事業勉勵訓飭語訖而逝其見於死生之際又如此公於文不苟作議奏又多削藁今次其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娶同郡俞氏封令人其父持國

倜儻有逺志蚤以文試有司不合遂放意山水間自號
溪西老人令人歸公時公甚貧佐公養親盡其力斥奩
中裝以遺諸妹無少吝後公居閑累年相與攻苦食淡
處之甚安使公得以厲志德業而無内顧之憂者令人
之力為多也及公宦達而令人儉素勤力不改平日之
舊治家甚整教子甚嚴遇族姻甚厚奉祀享賓甚敬而
潔至是哭公過哀後三月亦不起疾子男四人長瀚從
事郎新武當軍節度推官次漢廸功郎新臨安府仁和

縣尉次治未仕次潭迪功郎新紹興府會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陳思次適太學上舍生時浧次適進士俞袞次適進士葉紹彭次適將仕郎潘晉孫孫男六人桐集操餘未名明年十月諸孤奉公及令人之柩葬於金華縣白沙鄉石筍原之臺山後三年乃以太府寺丞呂君祖儉之狀來請銘熹與公雖同年進士視公為前輩自公在長沙時始獲從遊固已敬愛其為人及公入閩而聞其議論觀其行事又益熟義不得辭且讀呂君

之狀事皆詳實不誣乃刪其要而系以銘銘曰
天賦之奇又粹以温篤行敏學有本有文誠意所通士
服民信入告於廷帝有清問孰媒而合孰隙以離歛其
餘功梟凶哺饑白首來歸謂諧曩契時與事違卒不大
試白沙之里石筍之原一丘之閟萬世之安石筍之原
白沙之里孰詔無窮視此哀誄

義靈廟碑

慶元元年春二月勑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閣滕侯

之祠為義靈廟州人老穉聞是命下驚喜讙呼奔走迎
拜導致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牓金朱煒煌揭於門楣
庯偧上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
亦會祠廷相與言曰往歲盜起郡原連陷六州戕毒所
加民無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
不絶以至於今者滕侯力也没而弗祀固無以慰吾民
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既修而
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

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葢嘗肆為妄説强祔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偽以控於朝而報絀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篆其事慝以衰朽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淛東留台最久固已熟聞兹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侯又因鄞縣主簿趙生師邸踵門以請則為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為日

記及故吏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聞亂之初閬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為謀欲遁去它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倈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陴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為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

遁去久矣既而山民吕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大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是則侯之為烈章章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為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乃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冦退圍解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

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書而倈反下從捕盜七人之賞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閹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為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向非台之文獻有足證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倈名膺字子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敵乘勝炎銳之鋒勲績尤盛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

矣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叅筆削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并覈其真偽如此不唯少塞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徙今在城西北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為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是歲八月癸丑朔具官朱熹撰

晦庵集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九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晦庵集卷九十

宋 朱子 撰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没二十有二年一日其嗣子玶涕泣為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玶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於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

稱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於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

公尤以收恤孤窮為已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稺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玶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輙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於靖康之難而歸

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沖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於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游太學聲譽岀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涖故官先生始以哀毁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沖佑

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輙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襄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言亦皆海內

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即入詣家廟泣别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昏官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

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
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
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
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
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
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
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甞作復
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為言

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為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玶為後今為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為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

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於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於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匶葬於臨江軍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絰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

而以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遊而孟容顧得問學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為請惟先生幸哀怜之予與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為有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既乃為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

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為聞家公之曽祖公非先
生諱攽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為中書舍人卒祖方雄
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朝請大夫贈朝議
大夫公以從祖奏為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為從事郎
調峽州司户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
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
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
為人静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

大夫公居番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為事無故未嘗出齋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唯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蔕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鋭意决科稍不遇即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襪履不暫釋居閒亦必雞鳴而起處闇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慤

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為赤縣
公為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
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
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
無所汚人以為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既以
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
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
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寛

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冐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為一侵漁訴訟展轉不止公為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為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摐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顔撤屋毁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户等賦役不均咸以為病公始為改造簿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於朝有㫖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尚書銓注官以歸

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羣僚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裁處立為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顧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歷書吾殆止

此汝曹勉旃毋為門戸羞也因誡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既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日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頷之蓋其為人始終之概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為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廸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蓁未行予觀孟容固賢而聞孟將亦好

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又足以少慰也夫其銘

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益修長途方騁歲不留

志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金塘幽方趺圭首千千秋

過者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置新喻自袁州新淦

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

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内弟程君也諱某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悦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為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為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為文輒儆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

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謷然不以為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它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

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没遂合葬於懐金鄉福林泠水之原葢新安番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歙之黄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黄墩其墓以石為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逺顧亦不逢以没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竒愛之曰是足以成吾

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為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縉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

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吕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静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為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為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為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

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巳之學而信予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予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為師者予因以立之告予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予静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烱然在

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息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與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没今又失吾立之然則予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為儒立之幼頴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諸經

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没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

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為矣猶書其牖曰未

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没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説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

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為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没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裒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悦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為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

篇及其友成忠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巳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顔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

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

武軍光澤縣東黄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兄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為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异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

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為
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為右迪功郎尋除詳定
一司勑令所删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
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禄仕
遂築室邑之西北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
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
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閫帥幕府人謂非
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為而公治文

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毁民居數十為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為强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毁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

如毋教孤姪遣遺女皆如已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没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稾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内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戍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壂卿孫男閎闡閌闕女適其人閑於是以迪功郎為全州

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夘具位朱熹述

太孺人邵氏墓表

金華時鎬既奉其母夫人邵氏之柩祔於循理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適所為行述及别記事實各一通來告曰先人之喪先師東萊夫子幸與之銘而吾子書之矣今又以不孝罹大禍閒雖幸畢藏事惟是幽堂之刻所以垂永久者未有所屬敢介前惠重拜以請予時病卧田間起受其書讀之曰夫人婺州金華縣人曾祖瓊祖悦父之才嫁其縣清江時君汝翼

時君世昌樂而魁厖沈厚方臘之亂冦燔畧空君一一
自建置盡紹其前人夫人能左右以敏無荒事焉家既
成時君遂用法度嚴内外文學訓子孫立信務與稱重
鄉閭夫人又能奉承以恪無逸志時氏族良家巨子孫
競於文科舉上其名人皆尊愛時君以及夫人時君没
夫人亦將老矣具呼家人與為條約親寫刻之屏使合
居有禮綴食無專以不忘時君之法清江東南畦戶數
百臨水而茇舍時潦出其上民往往棲木自救有浮去

者夫人始命舟糗飯拯之歲以為常豫蓄棺告疫死者以斂人懷其恵晚遭太上皇帝皇后慶壽恩得封太孺人加賜冠帔淳熙十年七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一三子鎬錡鍒二女適劉晏陳褒孫湾源淇演溱瀍瀟潭渠潟孫女其二適陳之望汪叔貽餘尚幼曾孫渠㮚杲女莊葍葢葉君所叙云爾其於夫人始終之際詳矣而別記手書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興鳴板長幼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叙揖三曰男女出

入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禀家長四曰凡為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厨則予於是有以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請代而弗許也毋何晩得末疾歸省輒惓惓不忍去比卒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周悉遇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

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惓意則予於是又有以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専在於言語之間也嗚呼是可尚已既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歸刻石表墓上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月戊辰新安朱熹撰

董君景房墓表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為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濬始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叅軍君少有大志嘗

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説而歸益務求友講而修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於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為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旦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為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簏藏焉既而兄弟或破其産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

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
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
鬬訟之不决者為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
去歲饑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為官畫策以便宜發廪
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寘於法人賴以安雅有當世
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
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慤詳盡不為華靡而
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為先識者韙之恨其不得見於

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里之黄栢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别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古人為已之説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為非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

俾歸刻之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尚有考也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新安朱熹述

令人羅氏墓表

故左司郎中張公之配曰令人羅氏南劒州沙縣人世為縣望姓家法嚴整令人生二十有二年而歸張公事姑羅恭人以孝謹聞恭人愛之如已女張公故貧初仕將遣其女弟而無資令人悉出槖中裝以奉之無吝色

事公二兄旦暮率諸幼穉以次問起居無一日闕禮子姪就學歸沐輙具湯餅會諸娣姒男女語次從容問所學業勞勉諸姪以勵其子油油如也羅恭人嘗苦末病令人静夜必露香致禱願損已壽以延姑年如是者數月恭人疾頓平而後三年令人一旦暴卒恭人哭之慟至老念之不能忘與人言必稱其孝至於泣下且歎曰不意吾兒失此内助之賢也令人性儉約謙下好禮法有識度嫁時篋中有黲色絺衣忌日輙被以奉祭稱慰

如儀常所服禮衣横帔如民間法或告以張公且通朝籍盍改用命服令人曰此非拜恩何敢服也卒以禮終生以政和戊戌卒以紹興癸酉葬𨚗浦縣吳張氏大塋之左若干步後三十八年嗣子士佺來訪予於臨漳請銘左司公之墓一日復奉令人之事涕泣以請曰吾母之賢孝如此而不幸蚤終士佺兄弟生不及養已負終天之痛矣今又不能述其德善以垂久遠其何以見於地下惟吾子哀之予不忍辭也既受其書而讀之因竊

惟念孝愛和謹婦道之常世猶有難之者而令人至委身以代姑死守禮以終其身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可以無傳也哉因為叙此以表其墓令人生二男士佺今為朝奉郎通判融州事其弟士僩嘗為修職郎監蕃封酒庫以卒四女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黄東其婿也紹熙二年二月日朱熹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

以行之内不顧於巳私外不牵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巳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巳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巳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巳過人遠矣始時名下

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為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

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為問蓋將以其向背為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别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巳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竢來

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藴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如此為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某而它則與予所聞

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没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誘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䓁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户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熈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絶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

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没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没入其貲產為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為纖芥非理事

今没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岀涕者嗚呼兹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巳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它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禄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為

德興縣故今為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某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為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為學是固未可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竢墓在某鄉某里某處晟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即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書

安人王氏墓表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事於熹曰仲黼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育成就甚艱且勤以及於兹而葬不及銘無以發其潜懿吾心惄然不敢寧也敢拜以請熹讀其書旣蹙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之蕪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及識面而心已敬之且其所以屬我者又如此其重也乃不敢辭而按其狀則發書東川節度判官廳

事盧君蹈之所述也其言曰夫人成都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廷𡚱文安郡夫人勾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𡚱宜人何氏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甫笄歸同郡范君諱漼蓋范氏自蜀郡忠文公中書滎國公徙居許洛至是始還故鄉文獻未遠子弟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一践其庭禮容肅穆纖悉中度雖在房闥禮敬自將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范君始為仙井監錄事參軍後以

宣教郎知雅州盧山縣事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内細故累其君子范君閲具獄晨夜寒暑不少懈夫人循從旁從臾之曰毋憚淹晷之勞而使彼負没世之冤也故范君為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葢有助焉范君既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落夫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以盡力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為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為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

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遽以三釜
為也二子以是益自厲於學而仲鞴杜門幾十年不汲
汲於進取蜀人高其行東游吴楚張敬夫吕伯恭一見
皆歎賞具以其學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狥世習
而忠君愛國悃款無已識者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
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無子范君將以
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
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於祖禰而卒使奉其祀焉

聞者皆以為難洪雅之妻前巳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
服為疑夫人曰禮不為嫁毋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
且是嘗為洪雅配得不為芸毋乎即日命仲芸服喪如
律聞者益以為難歳時典祀身親蠲潔待賔客接宗姻
曲盡禮節而御下一以慈恕至其平居教詔子孫援前
言質往行又皆有本有末蓋可書而誦也卒於淳熙八
年六月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在僊流縣宜城
鄉曹池山實從廬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人後以子贈

安人仲𪗋今以通直郎為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為彭山令而先卒女五人一適王睎孟一適程師夔一未行餘皆夭嗚呼夫人之所以相其夫而成其子者盧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至其出少子以後仲父既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母之喪則處變事而不失其權有當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者嗚呼賢哉茲其所以為吾文叔之母也歟嗚呼賢哉紹熙三年玄黓困敦秋九月戊子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即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為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

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為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衾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録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

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彦沖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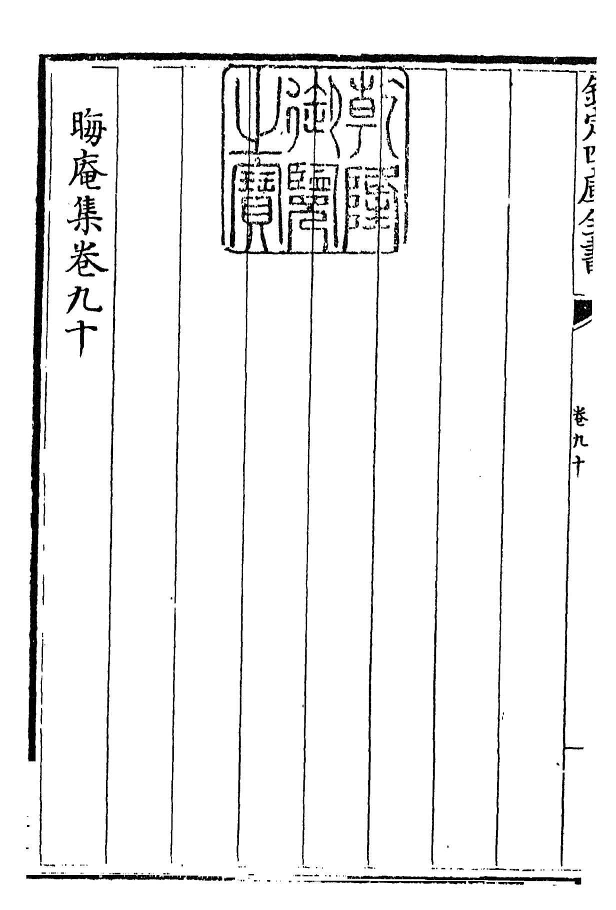
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吕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録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吕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緜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寳緜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

相檜已專國柄為其事非已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已
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
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
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
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
州道出里門紆鑾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
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没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
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於家享年五十有

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為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悦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産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為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為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為數歸省

恩禮畧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螢與先生遊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為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門户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温為後二女子其長歸於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温亦無子又以從兄之子澧後之建州於今為建寧府

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朱熹述



晦庵集卷九十